

李鸿章等致陈鼎手札

于思睿 整理

编者按：本篇收录李鸿章、李鹤章、李昭庆、彭玉麟、郭崑焘等致陈鼎手札 11 通，时间起自咸丰十一年（1861 年）至同治二年（1863 年）之间，内容涉及相互之间的交往，兼及太平军及清军动态，可为相关研究之参考。

陈鼎（？—1872），字作梅，江苏溧阳人，道光进士。咸丰九年入曾国藩之幕。也间作胡林翼、李续宜、李鸿章之幕僚。同治九年被曾国藩、李鸿章联衔奏保，补授清河道实缺。抄件存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。

李鸿章致陈鼎

（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861 年 12 月 27 日）

作梅老兄同年大人手足：

数月不得音问，渺不知其所之。昨眉生到皖，乃云台旆并不在益阳私第，令人想像老子之犹龙矣。顷上希帅^①书，方探消息，而尊缄且至。开读之次，忧喜交集。萱闱病状，似须募人间道探视为要。大侄能以商艘赡家，内顾毋虑，惟堂上年迈，可为心悸，宜须鬓之渐霜，旅况如此，真可怜也。鲍军昨甫由东流前进青阳、南陵，实梗我师，何时乃达宣州。即官军至宁，前路更

^① 李续宜，字希庵。1861 年 10 月授湖北巡抚，次年授安徽巡抚。

塞，我兄岂能即遂乌哺耶！竹报一件，即加封转递，约须两月可至□州。弟自春徂夏，因妇病迁延，六月初湘帅敦逼来营，旋于安庆舟次得家信，内人竟于八月初五日下世。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也。中秋回江料理丧殡，重阳回皖，将五弟、舍妹丈暨诸女携来皖城寄居，就近调护。伶俜之状，顾影增悽，案牍之烦，劳形何补。思我叔度怒如辄饥，倘于岁宴来皖一游，尚可举樽轩眉，作如意舞，共破愁颜。心泉、眉生诸君在此，差不寂寞。师门亦深盼玉音，未审足下其有意否？明春恐有吴中之役，未死故人得一执手为幸。昨已函召幼弟，侍老母来皖小聚，并为照料眷属。五舍弟不甘家食，从鲍军门赴宁，或藉以磨钝砭顽也。严中丞褒举遗逸，业将兄与筠仙、容斋诸公上达，必荷优诏。固知贤者不再混于尘路，若肯为桑梓借筹，结伴东行，藉探乡信，似为公私两尽。又，未知足下其有意否？希公谓兄到营病可速愈，足见饥渴敬士之雅。惟鸿章与足下心交十余年，欲求师资以定趋向，能来一商或亦希公之所恕耳。内臣劾居州之贪鄙、右军之惰窳、兀术之扰勒，^①里下河四奉廷旨飭查，似皆端、肃所波及。而指陈劣迹传闻甚确，不得已乃一疏而锄三奸。惟东南易帅，承其数者盖难为功焉。幼丹^②已奉特旨起用，隐然以疆寄相待，不卜何时乃抵皖。希公能如师议移节，则有苗^③终当就擒。吾庐必可速下，高明幸赞成之。伴山、乔梓于秋间相继殆逝，公言真不谬也。复叩起居，山水之癖，绝口不道，近以何者自娱悦。余不一一。

年小弟鸿章顿首

冬月廿七夜

① 居州、右军、兀术，隐指江苏巡抚薛焕、浙江巡抚王有龄、候补盐运使金安江。

② 沈葆楨，字幼丹。

③ 即苗沛霖。

李鸿章致陈鼎

(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1862年9月17日)

作梅仁兄年大人阁下：

两奉手书，神往于邑。劳人草草，公能谅其疏阔也。希帅奉命专征，实为淮南一柱，不比故文忠八年在鄂时，群才辐辏，呼吸相通。希公竟以忧去，揆帅其可独支耶。希公纯孝，鸿章桑梓之私，不欲攀辕而废大义，进止迟速，我兄宜多赞陈。令弟来沪，未经擅留，已从所请，加函托姚秋浦。阁下知其所往否？鄙人兼综兵饷二事，文武统领，才力不济，终为颠蹶。筠公毅然辞官，可强要之。余不一一。

弟鸿顿首

八月廿四日

希帅道念。

李鸿章致陈鼎

(同治二年五月廿九日 1863年7月14日)

作梅仁兄年大人阁下：

去腊十六日得十二日复示，当即垫付百金，交查云阶学博遵照来指送处，并恳师门将查君留忠义局学习，渠已入局，不回江湖矣。新正初四日载奉手示，寄到汉平银一百两。十二日又接初二日惠书，以江左夷吾相勖，悚愧殆难为状。送奉寄谕敦趣，此行似不可缓。惟淮勇召集者尚须训练一两月，老勇俱扎前敌，抽拨维艰，约二月下旬启行。景韩来沪半载，留住幕中，与居处者两月。念其读书未成，精明醇正有治事才，又能耐艰苦，姑以小卡试之。适慕韩以其子相托，令随同学习。不料元阳酷暑，时疫盛行，竟以积劳暴病，半日而逝。闻其病革，但以旅眷无依，附身附棺皆求俭薄为言，且令招其二弟来沪舆榇。君之中子，何足

以肩家事。现又无家可归，无土可厝，然则君可不速速东来耳。此身累耶。希公咳血益剧，亦殊可念，而难相舍，尚希裁定行止，见示为幸。弟以一身兼众任，心力交瘁，意趣索然。自昆、太克复，分路进图，苏垣军事填委，夜以继日。知公闻此噩耗，心绪难遣，既属听襄同年代致，更附数行，聊叙酸楚。来时先赴沪一晤为盼不宣。

鸿顿首

五月廿九夜

李鹤章^①致陈鼎

(同治元年五月廿一日 1862年6月17日)

作梅先生公祖年大人左右：

皖城别后，时切调饥。比审幕府勋劳，恩纶叠被，无任忭颂。初仰荷师相委带马步，由庐、凤、淮、泗赴沪，纡行两月始达。此间艰苦情形，楮墨难备。泰州途次，得遇嗣君世大兄同令弟携眷自溧而来，询悉一路假充难民，经过贼卡，尚为平顺，只寄寓东台，旅资久恐不济。鹤因留百金交世兄暂用，请其布置妥贴后即赴沪营，不日当可至也。府报一件附呈。查家兄猝膺铨任，卧薪尝胆，苦不荅言。所幸伪忠王大股悍逆叠次窜扑我营皆经击退，浦东并克奉、南、川三城，军声尚振，堪以告慰厘怀。鹤初至此间，一切随诸将之后，谦谨从事，深虞陨越，无所树立，以副知己夙昔之望。伏祈海启愚顽，不遗在远，尤所心感。敬叩勋福不庄。

鹤章顿首谨启

五月廿一日

^① 李鹤章，字季荃，号浮槎山人，李鸿章弟。1861年授知县。1862年从李鸿章进攻太平军。次年，授知府。

李鹤章致陈鼐

(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1862年7月17日)

作梅先生年大人左右：

顷奉环云，猥以前挪百两，辱劳齿谢，未免过形客气，益令汗颜。就审幕府勤劳，起居清吉，至慰私颂。日前军过泰州，舟方泊岸，令弟偕世兄即来枉顾。清谈方毕，各官咸临。弟送世兄，谆属其次早亲取银两，诂以船离城远，恐县役封差，未克复晤，等候两时而令弟独来，谓世兄以关卡盘查，不放难民经过，属弟发给护照。当托常镇高观察伤纪（高公适来拜，弟在座）知会沿途，复填交鄙人路引，遂谆请三兄将百金持交世兄，亦知令弟未可径予，而马步已行，势难久待，不得已而为转致之口，倘竟不全济家，则诚鄙人之误也。然弟观令弟言动，似较在皖时诚实许多，或患难久经，穷而思返，不至如旧浪费，漠不顾家。今读来函，以后再为汇兑，断遵示办。世兄朴质纯粹，不减先生，一见而知为奇才，固请于眷属寄顿妥贴后不必赴皖，速至沪城为家兄赞助一是。乃至今月余，犹不见临，日切盼望。现拟觅得妥便，代递府报，切实催其早来。愚见渠或闻家兄有移驻润州之信，故尔迟迟，以俟渡江再降耳。上海自莘桥大捷，浦东肃清，军威极振，惟饷源所出，付托无人，一时难以舍去，为之奈何。复叩勋祺，匆匆不尽。

年小弟鹤章顿首谨启

六月廿二日

李昭庆^①致陈鼐

(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 1862年6月27日)

老夫子大人钧座：

奉眉生处交到初三日赐书。顷接上海来书，三家兄师行东

^① 李昭庆，字幼荃，李鸿章弟。初入淮军，驻防无为、庐江。同治元年随淮军赴上海、江浙镇压太平军。

台，竟得与大世兄相遇，可谓天假之缘。惟是旅食维艰，百金似尚不济用。昭庆处尚有代存之款，但得吾师书来，由何处妥寄，即当为作速递去，或由家兄专足代送，似更妥当，祈酌示。仲良已授编修，铁言、品莲均落第。沈子已归荆州，仍拟赴大家兄赣署，盖不知赴粤办厘之议政，恐品莲东来而伯兄已入粤，两相左耳。吾师闻有归计，轮舟赴沪，达东台甚便。昭庆敢为劝驾，但恐中丞投辖不放行也。庐守得人而肥令仍旧，某亦何敢为无厌之求。然桑梓关情，未容翊置。药笼效献，愧无真知。希公察吏至精，必将为吾肥择人而治，引领望之。昭庆本愿北试，而家事不得摆脱，殆作罢论。手肃。敬叩暑安。皖寓近均平顺，知厖附陈，恕不庄楷。

受业李昭庆谨稟

六月初二日

李昭庆致陈鼐

(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 1862年7月7日)

老夫子大人钧座：

奉月之八日示书，敬悉一一。竹报及致家少、季兄两函即交轮舟寄去，不致遗失也。中丞经营淮北，为拨本塞源之计，深识远虑，我乡人受福孔多，曷胜额颂。庐郡五月十九得雨未透，至今亢旱，秋成未卜有年，能不似六年赤旱，地方幸甚，大局幸甚。六州闻不缺雨，节帅驻军之所宜有甘泽，随车之应耳。敝县西北两乡民圩，坚守拒贼，首尾五年，不无聚敛圩费之事，然论其心迹，不悖春秋尊三之义，究与伪职乡官助逆扰民者有间。近各圩总多随军赴沪，乡愚怕贼追复旧怨，群思构讼，与其家属为难，征夫闻之将弛其报国之诚，而动其怀归之感，非所以劝忠义而息讼端。可否仰乞夫子大人于坐谈时略陈情形，使地方之利害得达于上游。昭庆远处会垣，本不便与闻本乡公事，而淮军则休

戚相关，既有所闻不得不从旁申说，尚祈鉴察。一切承命，效药笼之献，刻不去怀，附呈一纸，聊就管见所及，为公陈之。然亦悃悃无华之吏，非理繁治剧之才。皖寓近俱平顺，足慰绮注。复请道祺，炎暑维珍卫不宜。

受业李昭庆谨稟

六月十二日

李昭庆致陈鼎

(同治二年正月初四日 1863年2月21日)

老夫子大人钧座：

去秋叩别后，湘帆海舶，东西背驰，仆仆尘劳，久疏音敬。而怅望衡云，无日不依恋座右。辰维旅祉增嘉，百凡清泰，定如下颂。希帅假期已满，旌节何时东来？吾师是否偕行，抑先期遄发？念系之至。世兄回东台，久未来皖，或因上游军情未定，江路难行之故。令弟作楫先生暨令亲家方君现均在皖，即寓任家坡房中。令亲家到此即病，现甫痊可，知注并闻。昭庆客秋自沪回，抵省甫数日，淦师以淮勇新营截留上游防剿，无人料理，命昭庆前往督率操练。本议一月为期，各营下驶，昭庆仍返皖寓，詎江南北军情瞬幻，淮营难遽撤防，昭庆亦未能作息肩之计。刻下驻防无为州城，一切均叨平顺。江北贼势不甚浩大，皖、庐各州县皆有守兵，布置周密。春间能将巢县、铜城闸两处克复，则和、含迎刃而解，江北可望肃清。江南鲍军尚足自立，能获数捷，则军威当益振耳。沪事平泰，常熟投诚，我军已进昆、太之交，忠逆自金陵回援，开年当有大战也。皖寓自家慈以次，一是粗平，差堪仰慰。敬叩道祺，顺贺新禧。

受业李昭庆谨稟

正月初四日

李昭庆致陈鼎

(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863年4月15日)

老夫子大人钧座：

奉月之八日钧示，敬悉一一。希帅续假得请，吾师少俟偕行。昭梦问道需时，益增依恋。无为防军月初移赴福山海口，家兄来书，属昭庆同去。皖寓事未清理，不能即行。三月望后仍当附轮舟至沪，一省仲氏耳。九洲续有贼股北渡，江北军事益棘，瀛眷自宜缓来皖省。东台寓所岁需家用若干？昭庆至沪当面交世兄汇寄。方雅山兄现往舒、桐，一路游观山水，昭庆托觅佳城数处，已得其一。雅山须与公相见再定行止，或皖或沪，位置似均不难。作楫先生已赴东流署任，眷属未偕去。任家坡寓屋云岩暂借住，渠已奉五所委檄，事甚冗忙，促促无须臾间。沪军进昆、太之交，一时尚难得手。常、昭围四十余日未解，我军百计往援，未知能否济事。沪城平谧，外夷宾服，差可放心。家兄身体亦尚耐劳，知注并陈。手肃。敬颂素履珍卫不一。

受业李昭庆谨稟

二月廿八日

竹报已递去沪上矣。又及

彭玉麟^①致陈鼎

作梅尊兄大人史席：

久别芝光，渴想不已。逐队鄂江，半载返皖，即赴下游池、铜、无、芜、运漕、东关各处分布，察看情形。风雪江天，放棹三板艇廿有数日。一昨归来，捧读金口发手教，灯前三复，记注情殷，铭

^① 彭玉麟，字雪琴。1861年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，镇压太平军。先后任安徽巡抚、水师提督、兵部尚书等职。

感无既。刻下已入希公幕府，起居定多清泰。弟不学无术，偏急性，沐圣恩任以疆寄，闻命惶悚，寝饭难安，辞疏之上，正自知之明而安本分也。军中欠饷九越月，腊鼓催年，不特将士何以卒岁，且深以兵事为忧耳。复请著安，诸惟心照不尽神驰。

弟麟顿首

腊八日午刻

郭崑焘^①致陈鼎

（同治元年□月二十一日）

作梅仁兄年大人阁下：

别来遂已三年，虽音敬多疏，而每于东来诸君询悉行踪，未尝不驰萦于左右也。比稔台从同希帅来湘，涟邵山川计已游历殆遍，颇有惬意。□当之处否？家兄书来，属俟阁下东旋时，奉屈小住月余，有数处地方，相烦法眼履看伟指。行旌当在花朝时节，谨当搬簪以待耳。希帅旧部彭、于两军自鄂回湘，艰难万状，此间当事悯其进退维谷，暂资以口食。细观彭君言语气象，似尚恬静明白，自是有用之才。其积欠过多，撤留均难为计。所托命者，独特有希帅一人。兹彭君来谒希帅，祈大力一为嘘拂。至祷至祷。皖北巢、含之贼未甚旁溢，事势或不至决裂。惟宁国鲍军粮路被梗，极为可危。节相师当事机拂意之时，又遭事恒之丧，公愤私戚，俱难为情，念之悬悬。近日金柱关防师复获大捷，贼由东坝抬过炮船二百余号，业已悉数夺之，差快人意。匆匆手此。即请台安，不尽缕缕。

年小弟郭崑焘顿首

廿一日

希帅处未另肃缄，祈为致意。

^① 郭崑焘，字仲毅，郭嵩焘之弟。咸丰间入张亮基、骆秉章等幕府。官至内阁中书。